

1813

旧社会的丑恶现象

烟毒

旧社会的荒诞现象

神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湘西文史资料

’96·2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副主编 傅冠群

责任编辑 傅冠群

《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

湖南省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 电话:8223833

邮政编码:416000

湖南省保靖县彩印厂印刷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849

国内统一刊号:CN43—1012/K

定价:6.50 元

2A38/15

目
录

缉毒在湘西

彭 文等〔1〕

旧社会的鸦片中转站——洪江

洪市商〔5〕

祸国殃民话烟毒

曾凡富〔12〕

明禁烟暗敲诈逼反踏泥湖

曾凡富〔19〕

塔竹坪的鸦片之战

王本亮〔22〕

永顺吸烟禁烟琐记

向传尧〔27〕

明禁暗吸烟毒泛滥酉阳

郭兴易〔31〕

“庙头事件”的前因后果

王治平〔36〕

石阡县禁烟二三事

杨功亮等〔43〕

贩毒制毒 害人害己

唐其发〔46〕

忆湘西的禁毒运动

彭瑞龙〔55〕

内外勾结贩毒落法网

文 锋〔58〕

严禁严打 根绝烟毒

冉崇英〔62〕

解放初禁烟禁毒纪实

刘国振等〔69〕

鄂西神兵纪略

李享善〔82〕

神兵在来凤

陈 鹏〔94〕

酉黔神兵——联英会

周名驹〔100〕

龙山神兵概况

傅冠群〔120〕

永顺神兵内幕

郁 文〔135〕

杨维藩与黑洞神兵

来凤文〔139〕

酉东闹神兵四起四落

陈德薄〔149〕

芭蕉湾神兵活动始末	彭茂群〔153〕
反压迫联英会大闹西二乡	张宗胜〔161〕
龚滩联英会的兴衰	冉玉光〔171〕
我所知道的联英会	许积德〔176〕
同善社与神兵	刘四其〔179〕
那住神兵活动琐记	张成兆〔182〕
神兵大闹两岔乡	张厚斋〔188〕
神兵攻打龙家寨	姚伯兴等〔191〕
神兵攻打龙家寨亲历记	卢海鹏〔195〕
踏泥湖一带的神兵活动	曾凡富〔198〕
来凤反饥饿神兵大起事	来凤文〔204〕

助顽匪神兵当炮灰	曾凡富〔210〕
打麻旺神兵彻底破火	沈复三等〔215〕
取缔神兵大刀队的斗争	王正林〔218〕

文献资料之一：〔221〕

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等县神坛诸同志书

文献资料之二：〔224〕

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

缉毒在湘西

彭文 熊幽 田斌

80年代初以来,由于境外贩毒集团的渗透,在我国已绝迹近30年的毒品犯罪又死灰复燃,且来势凶猛,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

地处偏僻的湘西是否还是一片净土?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吉首市公安局禁毒中队同志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市内某医院,在病床上见到了在80年代就投身商海大潮的某单位职工陈某。他曾经凭着自己聪明、机敏,在几年间就赚了100多万,成为吉首地区首富。现在他躺在病床上形容枯瘦,目光呆滞。38岁的他,吸毒三年,便使他上百万的存款统统变作毒资化作轻烟。人们闻之无不震惊。

记者采访陈某时,在生命边缘挣扎的他,似乎才清醒过来,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一句话:“毒品害人,毒品害人呀!”

在某看守所审讯室里,记者见到了吸毒、贩毒违法人员方某。有着1.73米身高、27岁的他,明显还没摆脱毒魔的纠缠,目光呆滞,骨瘦如柴。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时,方某转动着无神的眼睛,神情茫然,断断续续地陈述了他的吸毒史。今年元月的一天,他同几个朋友聚餐。饭后,当他推开一间房门时,发现里边烟雾缭绕,他的几个朋友正躲在房里吸毒。他当时只觉得刺激、好玩,就参与了。后来染上了毒瘾,每天要吸食五六百元的海洛因。他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就说尽谎话先后向亲朋好友连借带要了10多万

元钱用于吸毒，再后来就铤而走险走上了贩毒犯罪的道路。

末了，方某摇晃着头哭喊着：“毒品害人，是我害了三岁的儿子，害了家里人啊！”

在州公安局禁毒办，记者了解到，从1993年至今，州内已发现的吸毒者已达15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20至40岁的成年人。尽管毒品价格昂贵，但染上毒瘾的人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吸食。吸毒，不仅使吸毒者深受毒品之害，而且给吸毒者的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甚至导致家破人亡。更严重的是，吸毒往往还引发盗窃、卖淫、抢劫等刑事犯罪，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据警方反映，他们曾多次接到医院报案，一些吸毒人员胁迫医务人员强行索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有一段时间，州、市医院的一些医务人员因此而不敢上夜班。

为了斩断毒手，铲除毒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我州公安局机关成立了专门的禁毒机构，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强有力的禁毒、缉毒工作。

追根溯源铲毒草

罂粟，是制取毒品鸦片的毒草。由于湘西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宜罂粟的生长，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便偷偷地种植罂粟，以此作为发财的门路，使解放后在湘西已被禁绝的种植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又沉渣泛起。

据资料表明，1994年，全州仅发现花垣、吉首两地有少数人零星小块种植罂粟，警方铲除罂粟842株；1995年就扩展到龙山、永顺、古丈3县，铲除罂粟1606株；1996年上半年，相继在龙山、永顺、花垣、吉首、凤凰5县市发现了大批非法种植罂粟案件。

永顺县西岐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覃远荣、覃远忠等8人怀着侥幸的心理在深山密林中开辟了一大块荒地，种植罂粟。正当罂

粟花娇艳迷人之时，今年5月2日，被当地公安机关侦察发现，一举铲除罂粟20000株，私种毒草违法人员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今年5月28日，凤凰县警方接到举报：黄合乡川岩村六组村民阙官顺种的一片作物可能是鸦片烟。警方接到举报后，当即派出干警踏着泥泞，步行来到阙的责任地察看。当证实是罂粟后，立即采取措施，将144株罂粟铲除。

此外，因种植罂粟而受到法律惩处的还有吉首市双塘乡大坝村村民罗三妹，凤凰县城郊的田应照、郑新风，永顺县永茂镇卓福村彭春香等10余名违法人员。

打击违法私种罂粟的行为，震慑了犯罪分子，鼓舞了群众。一些群众打电话到当地严打办和公安机关，称赞他们为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永顺西岐乡一位80岁老汉看到政府的铲毒行动后，逢人便翘起大拇指讲：“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禁绝毒品”。

堵源截流扫毒贩

湘西，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特殊，一些毒品贩子便看中了这块地方，把毒手伸进了湘西。

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监管，狡猾的贩毒分子主要利用具有快捷方便、隐蔽性强特点的出租车，从长沙、铜仁、松桃等地多途径地携毒品闯入湘西，并与当地的毒贩子相勾结，进行贩毒犯罪活动。

针对不法分子贩毒的特点，我州公安机关加大了缉查力量，运用各种侦察手段多渠道收集贩毒案件的情况信息，加强对公共复杂场所的重点监控，及时掌握贩毒的新特点，有的放矢加大打击力度，与贩毒分子进行着一场斗智斗勇的“堵截战”，在湘西筑起一道坚固的缉毒防线。

1994年6月，凤凰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抓获贩毒团伙成员田仁和、田仁修等6名犯罪分子，缴获鸦片1500克。1995

年10月，主犯田仁和被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其余各犯也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96年4月15日凌晨2点，吉首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来自贵州松桃的一名毒贩已流窜到吉首。接到报案后，吉首市公安局迅速组织6名干警连夜出击。凌晨6点，正当毒贩方告在打BP机，向吸毒人员兜售毒品时，即被我布控的眼线发现，落入法网，缴获海洛因52克及注射管、锡箔纸等吸食注射用具。

今年4月19日晚，花垣宾馆服务员发现有4人有嫖宿嫌疑，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次日凌晨2点，花垣县警方冲进204房间，发现3名男子睡在床上，注射器、吸毒管及海洛因散满一床，一女蜷在沙发上正涕泪横流，浑身发抖。4名吸毒人员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并顺藤摸瓜，捣毁了花垣县地下贩毒窝点——“添姿发廊”，抓获毒贩周昆玉、颜方清。根据周、颜两人交待，破获了一起贩卖海洛因66.5克的大案。

据统计，1996年上半年，我州共破获毒品案件15起，抓获毒品犯罪分子26人，铲除罂粟22619株，查处吸毒人员20名，捣毁地下吸毒窝点2处，收缴海洛因52.7克，生烟（罂粟浆）150克及针管、烟管、锡箔纸等大量吸食、注射用具。

我州缉毒工作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并非已毕其功于一役，禁毒、缉毒未有穷期。战斗在湘西缉毒前沿的缉毒人员们深知肩负的重任。他们表示，一定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深入、持久地开展缉毒斗争，为早日把湘西变成一块净土而共同努力。

（原载1996.6.26《边城视听报》）

旧社会的鸦片中转站——洪江

洪市商

解放前贵州、云南广种罂粟，是我国最大的鸦片产区，产品大部分运经洪江销往粤赣及长江流域各地，流毒万里，贻祸百年。据《洪江育婴小知》记载：洪杨事件（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黔苗首领，鬻糖沸羹，所在糜烂。一时衣冠右族，琐尾流离，避地洪江，敝屋踟蹰，几廿倍常值。是时已开烟禁，榷税饷军。于是黔南之土药络绎道途修业而息之，居然与林木膏油相埒……”。自榷税之弛禁，土药遂毫其利”。清政府为避物议，掩人耳目，竟欺世盗名，将鸦片命名土药列入药类课税，以别于进口鸦片。咸丰五年（1855年），洪江设立“厘金局”，专事鸦片税的征收，这是鸦片大量进入洪江的首盛时期，开始形成与油木鼎立的三大行业之一。由于清政府弛禁鼓励，罂粟大量繁殖，外商不断增加，自光绪六年至十二年的7年间（1880—1886年），征收“川南土药”的育婴捐，每担8分，共征得捐银3191.7两，平均每年鸦片运输量已达6000担，还有不少的偷运瞒税。据贵州军阀袁祖铭所属“筹饷局”局长谢赓梅在《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中称：“洪江鸦片市场竟为贵州帮所左右，光绪三十年前后，这些运销商无不利市三倍。贵州会馆即当时烟帮所建。这三十年中，每年运销高达三万担左右，寻常年份亦在一万五六千担之间”。贵州会馆建在江西会馆左邻，辟山造地，馆舍巍峨轩敞，修饰金碧辉煌，极一时之盛，民国时期曾附设鼎新学校。

“1901年（甲午年）清政府与英帝国订约，议定禁运鸦片入华，中国则限期十年肃清种植鸦片……，迫于形势下令禁烟，曾派军队

到产烟区铲烟，烟源减少，市场一度趋于冷落”（《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其初力图改革，继续实行严格禁烟。不久军阀混战，据地称霸，洪江一度沦为贵州军阀割据范围，烽烟弥漫，~~盗匪猖獗~~，至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鸦片市场仍处于冷落低潮。

随着军阀周显世、袁祖铭先后统治贵州期间，公开纵容种植罂粟，积极保护运销，成立“护商事务所”、“筹饷局”，征收“烟亩土地税”、“通关税”……，鼓励大种大植，使已经消沉的鸦片业死灰复燃，逐年增加。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周西城接管黔政以后，更上一层楼，标新立异，以建设地方事业为名，改鸦片税为“禁烟罚金”，每担增加，从民国初期的80银元到160银元，平均每年经洪江分运的鸦片烟达3万担左右，贵州军阀仅湘西一角每年可捞到近500万银元的收入。鸦片货源的充裕，为洪江扩大运销创造了先决条件。

民国十六年（1927年），泸州巨匪陈汉章在涪浦接受何健改编为第6师师长，率兵将原窃据洪江的犹国才部驱逐出境，接管了防地。陈汉章拥有4个团和直属4个连的兵力，分布在芷、黔、麻、晃、靖、会、绥、通、辰、溆和洪江等地。陈汉章本部率师部驻洪江（现市税务局地址），所辖地区，西南与黔桂接壤；东北和辰（沅陵旧称辰州）宝（邵阳）相连，势力范围比黔军割据时扩大了。为巩固其统治势力，以达到长期攫取鸦片烟税的目的，陈汉章大肆镇压小股散匪，采取保甲连保连坐，对发生抢劫事件，唯所在地保甲是问，一时宵小敛迹，从贵州入境的船只货物，只要向陈部缴纳捐税、护送费就可以安全通行。

陈汉章师部驻洪江近三年（1927—1929年），使洪江的鸦片运销业外有充裕的货源，内有相对稳定的治安环境，鸦片业再度恢复，从而带动了百业兴旺，市场繁荣。这时的洪江鸦片商仍以贵州帮势力最雄厚，湘宝帮（多为双峰、邵东毗连地区人士）经营最活

跃。贵州帮都是派出机构(设庄),著名的有怡兴昌、恒兴昌、川元通、南升恒等。湘宝帮则以洪江为基地,在贵阳、宝庆、长沙、汉口以至上海设分庄,还有以钱庄名义经营汇兑信贷业务,著名的有杨天成、楚盛昌、遂怀昌、谦益丰、裕庆昌等。30年代,湘乡(今双峰)巨富张文斋、赵晴村也是在洪江、贵阳经营鸦片发家致富的。当时,洪江有“江西帮的洪油,湖北帮的木材,湘宝帮的鸦片烟”的三大行业之称。湘乡会馆即在这一时期由烟商们捐款修建。其它各行各业兼营鸦片者指不胜数。鸦片巨商,大都与官僚军阀互为利用,如李镇湘开设的谦益丰,就是打着与陈师长合夥的旗号,夸称资金30万(银元),使其鸦片畅通无阻,汇兑信贷兴旺发达。后终以投机失败而倒闭。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汉章被其部属团长李宝成(又名李国钧)派人刺杀于荷叶街杨家巷口,毙命于撤退途中的鸡公界,其弟陈渥(团长)率兵围困李宝成于芷江40余日,旋陈渥被调长沙,以涉嫌攀附桂系,所部被解散,于是陈汉章的势力全部瓦解,湘西又陷入盗匪充斥的混乱局面。随后不久,长江中下游各地开展禁烟,时紧时弛,汝城曾发生过厉行禁烟、烧毁大量鸦片事件,洪江的鸦片商多有倒闭,鸦片趋向低潮。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贵州王家烈任湘黔边区剿匪总司令驻洪江,设立“特税局”及贵州驻湘代表机构,总揽鸦片税收。其后接管贵州军政大权,部属何知重师部驻洪江。与此同时,湖南何键的四路军趁陈汉章部瓦解之机,乘虚渗入湘西与王家烈紧密勾结,以争取更多的鸦片入湘,公开武装护运,使鸦片业又复畸形发展。是年冬,黔军退出湘西,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为控制鸦片税收,派遣监护大队(相当于团的建制),由何的亲信谢龙大队长率部驻洪江,在马鞍山修建营房(现市一中校址)。这是一支监护鸦片税收的专用武装力量,装备精良,负责从湘黔接壤地接收鸦片运往洪江,监守集中堆存的鸦片;保护运送鸦片至宝庆移交驻宝的监护

大队；将征收的鸦片税款解缴第四路军监护处。同时公开规定，鸦片只准公运，不许私运。每年输出约 8000 担至 10000 担之间。为了逃避“公开护运毒品”的舆论指责，先后改监护大队名称为 63 师（陈光中师）185 旅（陈子贤旅）370 团、374 团，番号改变而护毒任务不变，依然听命于第四路军总部。延续至抗日战争爆发，才正式转战到部队。

1934 年秋，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借追赶红军名义进入贵州，省长王家烈被迫下台，大种罂粟失去了保护伞。洪江鸦片业受货源渐竭的影响，日趋衰落。“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政府向各地派出禁烟督察专员。最早派来洪江的督察专员余同熙在神农宫设办事机构，一度抄没烟土、烟具，拘押烟犯。华湘布行老板黄某因贩烟上被押，保释不准，其妻暴卒，借以“逼死人命”案爆发一场抬尸闹事的恶剧。随之长江流域先后沦陷，鸦片业既缺货源，又无销路，在名禁实歇的情况下公开营业遂告完全结束，大量资金转向花纱布经营。然而，偷运、偷吸者依然不少。

洪江是滇黔鸦片的主要集散地，鸦片出入各有两条主要运输线。入境：①、从贵阳以骡马驮运镇远装船，入清水经晃县、芷江、黔城以达洪江；②、从贵阳驮运麻江的下司装船，入清水河经剑河、锦屏、瓮洞、托口、黔城以达洪江。输入多以后者为主要运输线。贵州木船叫苗船，每船载运数十担，沿途山高水险，盗匪出没无常，必须结帮航行，雇请当地驻军武装护送，湘黔两军在两省交界地交接，各负其责。烟帮苗船最多时达 200 余艘，形成百舸争流，荫蔽江河。到洪后将鸦片统一起存公栈，栈设贵州、长沙、江西、陕西、福建、宝庆各会馆，分商号堆码，武装看守，不准私自提运，但可派人管理。

出境：①、洪江用木帆船装载，沿沅水经辰溪、沅陵到达常德改轮船历洞庭入长江，以抵武汉及长江流域各埠；②、在洪江雇人力肩挑，越雪峰山（前期经武岗，后期改龙船塘、宝窠、草寨）经洞口至

宝庆，再分别运往茶陵、汝城、长沙，以销往粤赣及长江流域。大都采取后一路线输出。陈汉章割据及其以前时期，洪江武装护送至洞口与宝庆派来的军队交接；四路军总指挥部囊括烟税以后，洪江监护队直接护送到宝庆，再由驻防宝庆的监护队护送各地。洪江运输队回程必运银洋（每担 1500 块）附带布匹百货，故运出称烟帮，运入称银帮。每年四五帮次，每帮次上千担多至数千担，武装护送，前导后殿，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日行六七十里，沿途尽是崇山峻岭，重峦叠嶂，入烟稀少，为盗匪出没之地，必须定点歇宿。入晚警戒森严，以防抢劫，却还有劫掠事件发生，可见旧社会的湘西运输之险恶。运输劳力，绝大部分为双峰、邵阳地区的贫苦农民，千里跋涉，谋求温饱。闲时赊住伙店，行时还债起程。昔日洪江的街头巷尾及河街沿线，客栈伙店随处可见，为洪江增添了不少流动人口。

历代统治者以“寓禁于征”为幌子，对鸦片税课征偏重。清朝时，每担课税约 60—70 银两。民国而后，仿照贵州税率最后每担课税 160 银元为正税，还有清剿附加、落地捐、监运费、公路基建捐、育婴捐、公会捐、堆栈费……名目繁多，因时而异。每担含正税共约 300 银元左右。“从贵州到宝庆，每担鸦片要征附税五百三十八元，约占烟价金额百分之四十五”（《宝庆的特商》）。洪江贵州会馆设有特税局，专管鸦片税的征收。鸦片提运前必须过磅纳税，每千两包装两个木箱，贴上特制的印花作为已税标记，木箱外贴“第四路军总指挥部长条谨封”。集中交易、集中堆存、集中护运更是防止偷漏税收的一种严密措施。应纳税款在洪江只交 50%，余半在宝庆付清。洪江缴纳的税款约占全省鸦片税的 45%，如果加上宝庆应交的半数，其总数达全省的 90% 以上。在历代统治者扑灭革命和异己势力，借鸦片烟强征暴敛，以供军需的历史长河中，洪江处于不可忽视的位置，连年烽火弥漫，战争不息，为湘黔军队必争之地。

税捐而外，洪江地方一些公益事业也仰于鸦片业。如最早修建横跨巫水的雄溪大桥，系由监护大队队长谢龙倡导，绝大部分经费

是由各特商捐款而成，并修建了通向龙船塘的道路和中山公园。王家烈驻洪期间，向特商集资（每股 100 银元）修建怡园大舞台，并向北平聘请了三庆大京班演员数十人来洪演出。

鸦片烟祸国殃民，人所共知，而历代统治者攫取大量烟税，竟见利忘义，纵容护送，为逃避物议，自圆其说以“禁烟罚金”、“寓禁于征”等各种理由，称鸦片税为“特税”，称烟商为“特商”。早在陈汉章割据时期，洪江就组织了“特商公会”，最初设太平宫，后迁俞家冲，最后迁建堡子坳。特商消亡后，其房屋为湖南银行占用。“特商公会”设会长、副会长、坐办、文牒、文书、庶务、会计等职。会长、副会长为同业中财势并盛者担任，兼职挂衔而已，实际事务操于坐办之手。经费来于烟捐每担 5 元，故经费充裕，职员待遇优厚。特商公会不隶属商会管辖，独立于商会之外，“这是根据清光绪年间制订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的规定：土膏庄店，料子作坊，因系禁物，从戊申年起，商会概不注册”（《宝庆的特商》）。

鸦片业除上述巨额运销商外，还有许多小商贩和附属于他们的行栈经纪和零售店。小商贩们以亲邻相约成群结队在湘采运纸张笔墨刀剪等手工商品深入云贵乡村墟场出售后，收购零星鸦片，沿途多抄山径小道逃避税卡，以达到逃税牟利的目的，称为溜帮。成则获利数倍，败则全部抄没。小商贩们多住专设的行栈里，木栗冲的吉发堆栈是著名的烟商住所。米厂街也有不少此类行栈，既供膳宿，又做经纪收取一定的佣金。行栈经纪将鸦片介绍给批发商。批发商将收购的零星鸦片按质分级成箱，再卖给运销商或零售商。批发行栈也有兼营零售者，如乾兴裕既设堆栈也设门市。还有专供吸毒者消耗的行业称“烟馆”，须缴纳“烧膏捐”、“烟灯捐”，门前悬红灯招牌，内设床褥、茶壶、烟枪、灯具等。零售商向批发商或其兼营零售店购买生膏（剧毒，食之必死），熬成熟膏，呈深浓度的流汁体，供吸毒者吸食。烟馆多属小本经营，房屋湫隘，地处偏僻，入其室烟雾昏暗，一灯如豆，加之吸毒者的憔悴枯瘦，仿入鬼域。来此吸

毒者多是贫困市民或落魄浪子，染毒成瘾则一蹶不振，欲罢不能，不少人沦为盗贼乞丐，以致家败身亡。故烟馆也是藏污纳垢之地。

在烟毒泛滥的旧社会，豪门巨户也多吸毒。公馆商号，专设烟榻招待宾客，类似清茶香烟。实行禁烟以后，“刑不上大夫”，此辈吸毒如故，如商会会长吴克成吸毒持续至解放前夕。

1949年10月，洪江解放后不久，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对全市人民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没收、烧毁了大量烟土、烟具，严惩了贩毒烟犯，使得泛滥多年的鸦片业，彻底结束了它的罪恶历史。

祸国殃民话烟毒

曾凡富

鸦片，又称大烟、洋烟，是罂粟果实中的汁液制成的一种麻醉毒品，一吸食上瘾就难以摆脱，经常吸食便会慢性中毒，体力衰退，精神萎靡，形容消瘦，劳力丧失。鸦片泛滥，是危害国家、民族，祸及子孙后代的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旧社会龙山以生产鸦片出名，由此可知龙山人民所受其害也是很深重的了。

鸦片的种植

龙山种植鸦片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已有较长的历史。初为药用，后来便吸食，再后发展到种植。开始只在坡脚、篁房、苗儿滩、隆头、贾家寨、内溪棚、咱果、桂塘坝、二梭等边远山区的小块土地上偷种，为数也不多。后“清政府为增加税收，下令湘西农民种植鸦片”（据《永绥厅志》载），鸦片在龙山的种植有较快发展。至清末民初，龙山大部分地区都种植鸦片，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这是龙山历史上第一个大种鸦片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首先倡导禁烟。龙山的禁烟一时雷厉风行，颇有成效，几年间，鸦片的种植虽未根绝，但只有数人在人迹少到的地区偷种，为数也很少，大多数地区已不种植了。

1917年，县人黄振铎等领导的反袁运动失败，镇压黄振铎的绥靖镇（辖永、保、龙、桑四县）镇台谢伯勋部下十长（班长）田义卿（花垣人）驻守龙山。田听从县绅饶晓凡等人建议，认鸦片为奇货，